

毛志成

杂文自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 DANG DAI MING JIA ZA WEN JING PIN WEN KU
•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 ZONG CE HUA FAN XI WEN JI XIU RONG
• ZHUANG ZHENG SHE JI WANG SHU PENG



90142318

毛志成杂文自选集

● 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
1169

I267
1169

RBH28/10

ey
w

毛志成杂文自选集

毛志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75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06-2272-2/I·2023 定价:15.00元

自序

真正热衷玩“幽默”的人，当众说了几则笑话，或讲了几句古今谑言之后，随即被在场者恭维“您真幽默”，那心里一定是美滋滋、乐陶陶的。而我则不同，若是在什么场合，或在什么朋友或什么冤家面前，出于本心或耐性子讲上一段话，随即被对方故作恭敬之态地赐上一两句赞语，若是对方强调的是“您真幽默”之类，我便会老大不舒服，说不定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受辱感，总之是觉得刚才的那一番话是白说了。

这是因为：眼下中国人的普遍性“通才”就是“幽默”，走在市井中听人闲谈，连文盲张大哥、李二嫂也能甩出几句“幽默”，读中学生、大学生作文，即使连纯正的中国话也写得欠通，或写得太不上乘，也总会看到有几句“幽默”在偷偷闪光。

自从“玩幽默”被文坛上的某些才子倡导之后，“幽默”品随即铺天盖地，连“民间”也受此风浸润，到处是“幽默”。渐渐地，我疑心中国人听人讲话大抵都无心听内容，只听“幽默”与否。

基此我真想说一声：可厌的“幽默”！是你，用两只带着

金戒指或染着红指甲的手胡乱地东抹西抹，首先把正经话、正经理、正经感情抹得近乎无迹，要不就抹得成鬼脸儿、戏子脸儿、小丑脸儿。

我不幽默，真的，我很不幽默。用俗语说是“缺乏机灵劲儿”，用文学术语说就是“缺乏捷才”。

我要说的话，和我已经说的话，在本质上都是枯燥道理，如果说这些文章还有一点生动感的话，那是由于这道理本身的“活气”所致，非我笔头善舞使然。

这一本小书名为“杂文集”，老实说，单是“杂文”这两个字的通常涵义，就使我凑稿犯难。按人们脑子里的流行式“杂文”形象，无非是杂、小、巧、俏，专以“微言”而扬“大义”，如由打虱而悟禅理，借打喷嚏而演大道，未开言而必引古据经，三句话内必甩出几个噱头。为了顾及“杂文”风格，即使所议的是国事、政事、大事，也必在行文上退居笑谈模式。哪怕评议的事带有血淋淋意味，也必先作一番鬼脸儿再开口，而且在语言上也取玩笑风。

我疑心这样的“杂文”或这样的“幽默”太多了起来，热衷于到文章中看“杂耍”、看“幽默”的人太多了起来，会使中国的许多大事（包括大善事和大恶事、大美事和大丑事）都被染上了“可笑”色彩，致使“可敬”和“可恶”都在可笑中讨得了平等。

我的杂文，用这样的流行式“杂文标准”一衡量，很可能不够尺码。

从内容上说，我的杂文中涉及的似乎只配由“杂文”来承担的“小事”，固然也有，但较多的篇目是给自己脚下垫了几块砖，伸颈翘首地攀了一点“大事”，写得也较正经（是真

正经还是假正经，待议)。

也就是说，我的杂文集里，有不小比重其实算不得杂文，只能算是随笔，包括杂文随笔，也包括少量的散文随笔。

就行文形式上来看，篇幅的长短也很不划一，长者三千字，乃至还长些，短则千把字，乃至更短些。我以为，这也是一种“杂”，而且近乎“杂文”本义。

不过读者也不必失望，我既然将这些文章收在以“杂文”命名的集子中，总还是照顾它的某种基本“特色”的，就像照相那样，没有一篇“照”的是死刻板板、正襟危坐、直眉瞪眼的“正面相”或“标准相”，都是从某种角度“照”的“艺术相”，或曰“方面相”。行文也不取讲课式、说教式、报告式。从我本意来讲，我是把读者当成朋友的，把他们请到我面前来，每人给他们一个小凳子，我自己坐的也是小凳子，大家环坐一匝。我像轮到发言的人，随随便便讲上几句家常话。我相信我的话会有一点生动感的——因为我要讲的事情、道理，本身就是生动的，像一切本真的东西、自然的东西那样，总有几分超于“仿制品”、“似制品”、“复制品”的生动性。

剪刊、剪报、复印，忙了四五天。有的剪品是很久以前剪下来，粘贴在一个纸本子上的，已失去登于何刊何报的标志，故而只好不标。这是很少量的，大量的篇目都缀以原发报刊的名号。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范希文先生，我与他从不相识，平日也无书信来往，突然惠赐一函，要编我的杂文集。遇此知音，实在是使我“不亦乐乎”多日的。

不必说些“水平有限，敬祈读者指瑕”之类的客气话，读者未必那样抬爱一个作者。

作者于北京志新村小区宅内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二日

目 录

自 序.....	1
参“淡”偶得.....	1
说说“大”的质量.....	6
“烟尘文化”与人的沦陷	10
有关“当代心态”	18
有感于历史麻痹症	23
戏说无偶像时代	28
说“无”	34
少些“名家”，多些“通家”.....	39
雄性篇	42
“创造历史”多义解	48
关于“反动”	52
谁解草木大文章	57
“中国式”探源	61
“迷信”的提炼	69
“三户”、“三士”真伪论.....	74
“学者营造”和“营造学者”	80

雅界俗人	83
疑“儒”	87
“中庸”纵横谈	91
“多余文化”种种	94
莫和巨人过不去	98
“炫富文学”与“哭穷文学”	102
采掘·超采·污染	106
小农意识——中国文学的染色体	109
假象才气种种	114
《三国演义》五题	119
当个文学“玩家”并非易事	126
“女人盛世”质疑	130
“可读性”另解	134
虫吟与诗	137
论“饱食者文学”的惶惑	142
有感于“随笔热”	150
文学三“圈”	153
“名家”行文五忌	157
谨防辉煌的“小家子气”	159
莫犯“渲染罪”	162
也说“语词兴奋”现象	164
都降一级试试看	167
“慧眼”、“聪耳”质疑	170
伪变·善变·改革	173

“排名次万岁”另解·····	176
悼念红晕·····	179
“无耻”论·····	182
提高“崇拜”质量·····	185
说“气度”·····	188
从“场”说开去·····	190
“贵贱”通论·····	193
每与人言·····	196
在同一张报纸上·····	199
“刁民”论·····	202
“食客”论·····	204
酒场随笔·····	207
“老骨头”赋·····	210
卓氏之“卓”·····	212
小议“商人仪态”·····	214
一笑千金·····	216
中国急需“权力学”·····	219
“觚不觚”及其它·····	222
腐败五“层次”·····	225
关于“莫测”·····	228
蝉的辉煌·····	232
躲开它们活活看·····	235
有关寂寞·····	238
死后拟想·····	241
从“印第安人哲学”谈起·····	245
从“阿弥陀佛”谈起·····	249

学会沉默.....	252
有关“替木相撞”的漫想.....	255
多“选善”为好.....	258

参“淡”偶得

参透一个“淡”字，近乎半个“中国通”。当然，也只能算“半个”。

为什么在参“淡”、悟“淡”、解“淡”、玩“淡”、扯“淡”的学问中即使成了通家，成了名家，也算不得整个的“中国通”？

那是因为中国至少有一大半人是与淡无缘的，这种人便是传统术语中所说的“老百姓”，或前些年流行的褒义词所指的“广大劳动人民”。这种人为了谋衣谋食，为了在逃避官司时所必须付出的上下打点，和突如其来撞上官司时所必须多付出的上下周旋，往往总是忙个死，累个死。你要他平白占用他的时间，要他听你说些淡话（哪怕淡雅如诗），要他欣赏你或参与你做的淡事（哪怕你那桩事足能体现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他在咒你时所使用的“扯淡”一词，绝不是像我们写在纸上的这两个字那样文雅，很可能是指“扯蛋”。同样，老百姓用在谩语中的“淡人”、“淡事”、“淡话”，也只能是“蛋人”、“蛋事”、“蛋话”。

不过，你要是因为老百姓整日里忙个死、累个死，且视“淡”如“蛋”，便认为这个“淡”不是学问，无须理会，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能证明你对“上流社会”、“高层次人物”，以及

一堆一堆的“名流”、“名家”太陌生，乃至算不上智能正常的中国人。

不讳地说，在中国当个高层次的“淡人”，专门会说“谈话”、做“淡事”、写“淡文”，保准会抢先或长久地营造出“美好形象”来。

例如，官场人物若是真的想做人民公仆，真的想造福于民，就要一天忙到晚，手脚不闲。出主意就要出些直涉民生、直切民苦的真主意，做事情就要做些立竿见影、可摸可触的实事情。因为“真”，因为“实”，效果也就直近，成败、得失、利弊都会快速显像。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有誉必有谤，反正不可能落得有口皆碑，万人称颂。

若是会玩“淡”呢？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比方说，身为一方或一业长官，从来不入实地提出主意、拿出办法，只是三天做一次大报告，两天来一个小报告，坐在讲台上便逐字逐句背诵《人民日报》社论、中央文件，或讲些连小学生都不陌生的流行套语。每次来到基层，只会嘶着声儿地喊上几句诸如“同志们辛苦了”、“我感谢你们”之类的谈话。若有兴致，还可以到幼儿园去，抱起这个孩子摸摸头，搂过那个孩子亲亲脸。或是到这个剧团的后台去和演员握握手，说上几句“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演得好上加好”之类的虚言，到那个养老院的宿舍里象征性地摸摸被褥薄厚，说上几句“希望大爷大娘注意天气变化，夜里盖好被子”之类的废话。这样的“淡人”，往往最容易落个“人民公仆”的美誉。其实，他做的都是淡事，说的都是谈话，你要是当了真，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之余向他提一点实实在在要求，仅仅因为在时间上多占了他三五分钟，他也只会用“我很忙，以后再谈吧”之类的

话搪塞你。是的，他很忙，因为他还有钓鱼、下饭店、带老婆孩子去旅游等等一大堆“严密安排”。

这样的人若是再有一点雅趣，肚子里再有几滴文墨，就更“忙”，这里题上几句“词”，那里赋上一首“诗”，虽然那“词”那“诗”都是一些毫无实际内容的谈话，但在“思想性”上又绝对无瑕，句句都是“精神文明”。儒风再重一点的，文化水平再高一点的，还可以在古书中今天翻到一位古贤人，明天查到一桩古逸事，随即便向下属建议修纪念馆或立碑。反正这些人、这些事都是历史上的淡人淡事，与今天的民生国计无关，谁也犯不着去反对。

文场之“淡”，眼下也颇走俏，近乎成了气候。“文”者，民之喉舌也。说到中国的“民”，实在也乐观不得。他们（指十几亿的总体情况）在经济上尚未人人阔得冒油，在政治上也并非都成了舒畅、幸福的“自我”，在文化上也绝对未达到“精神贵族”的标格——天天聚到一起研讨“人性”、“多元恋”、“性解放”。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不大需要“淡文”，首先需要的是“有为文字”。

但作家圈中的“淡士”，很精明地懂得写那些“实文”很难成为“名家”、“大家”、“大师”，或是成为什么“先锋派”、“现代派”、“隐逸派”、“禅派”的新星，于是有的“扯淡”，有的“玩淡”。

有些文学作品，有些影视片子，只需看第一眼，就会进入“中国人已经阔得冒油、雅得如仙”幻境。到处是名城大埠、雄楼峻厦，到处是大老板、大经理、大富绅、大贵妇、大雅人、大美女，以及大生意、大消费、大享乐、大学问。好像中国的“劳者”和“劳者歌其事”文学，“饥者”和“饥者歌其食”文

字，只在几昼夜的工夫便永久地成了历史遗迹。我看，这样的“超前”文化被“广大”老百姓咒几声“扯淡”，实在不无道理。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前提、有限定地提出“淡化文学”的口号，是不一定错的，但这个“淡”也得有个限度。若是将“淡化”定为文学正宗，唯“淡”是求，搞文学也就与“玩淡”同义。

眼下的“玩淡”式文学，分支很多。例如有人玩“淡软”，将社会生活、人间万象统统简化成“性别碰撞”，只热衷于围绕着一个“男人本身”和一个“女人本身”，写些或甜甜腻腻、酸酸溜溜或浑浑浊浊、要死要活的“纯情”故事，好像人世间果真存在着这样的孤岛，而且又果真与大视野中的“政事”、“民事”、“时事”隔绝。

有人玩“虚淡”，专门沿着“人性”、“人类”、“人生”的抽象含义去做“终极真理”的超采，写些到三十世纪才可能被人们视为“兴趣热点”（只是可能）的“地球真谛”。

有人玩“稀淡”，为铺陈文字而铺陈文字。见一片落叶，听两声虫吟，随即能写出八则“小记”、十则“偶感”；与异性对视一次，四个瞳孔一闪光，当晚就能用“意识流”手法写出万字小说。有的玩“俗淡”，如被哪位政界要人、商界阔人、文界名人拉去喝一次茶，照一张像，或是出一次国在哪个洋人家里喝几口咖啡，事后都是要写出系列“小品”的。有人玩“土式”的“淡”不过瘾了，便进而玩“洋式”的“淡”，用舶来语、洋概念，西式语法、欧化词令强搭文字迷宫，而其中的见识、学问又几乎“浅淡”得如同白开水。

当然，这些“淡”毕竟还有或多或少的文化含量，不可过

抑。至于那些玩“淡”的低下品，则很近乎玩“蛋”，专写些“档中物”、“床上事”。

官场之“淡”与文场之“淡”，往往是互为因果、互为形影、互为呼应的。官场的“淡”，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或亚腐败，而文场的“淡”则是他们的一种屏障或烟幕，挡下了老百姓的视线，浊化了老百姓的视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国事民事的叛逃，对世上丑恶现象的示谊、示降，等于悄悄地递话儿：你们只管丑下去、恶下去，我们“保持中立”。

当了淡“名家”、淡“大家”、淡“大师”，终归还是个“淡”，有为作家应耻为之。

原载《中华工商时报》

说说“大”的质量

眼下，在中国被冠之以“大”的徽号数量颇多，如“大款”、“大亨”、“大腕”，以及基此而分蘖出来的“大作家”、“大演员”、“大学者”等等。

果真“大”，“大”到不是和眼前的、有限的“同胞”来比而显其“大”，矮子里拔将军，羊群里出骆驼，而是放到古的、洋的“大”族里去也颇显得鹤立鸡群，这不仅是自身的光荣，也给我们中国增了光。

遗憾的是情况并不优美，假若我们再懒于改掉自我膨胀的脾气，从而学一点谦虚、厚道，我们就很可能“大”不了多久，也“大”不出“世界水平”来。

统观遍地的“大”，基本上有两个支族，一是指“财大”，一是指“才大”。当然，一个人混出个“大”样子，“大”名气来，自有其出色处，总比芸芸者流、庸庸者流有几分“高素质”。见了人家混“大”了，就生气，就眼红，非咒上几句难听的话就不顺气儿，这便是窝囊废哲学，捞到的“清高”帽子也是纸糊的。

但是，做为“大”人物本身，倒要多一点清醒才是，应时将自己放到历史、社会、文化的“大”秤上称称分量。譬如